

名家谈生活艺术丛书

袁鹰 柳萌

说画集

端木蕻良 方成 选编

华夏出版社

说 画 集

端木蕻良 方成 选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画集/端木蕻良,方成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
(名家谈生活艺术/袁鹰,柳萌主编)

ISBN 7-5080-1077-9

I.说… II.①端…②方…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64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90千字 2插页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080-1077-9/1·552

定价:11.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端木蕻良 方成

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被后世称为画中有诗；宋代大诗人苏轼，被称为诗中有画。中国还有一种文人画的传统，像赵孟頫的马、高其佩的指画、傅山的山水……他们都是些有修养的文士。他们作的画，都成为艺苑所瞩目的珍品。近代的陈衡恪、苏曼殊等人，也都能画。所以，许多画家，大都通过当时文人的欣赏和品题，向世人推荐，才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流传。王维画“雪里芭蕉”，可谓以诗情创画意；苏轼题《书李世南所画之秋景》：

野水参差落涨痕， 疏林欹侧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 家在江南黄叶村。

可谓以诗笔当画笔。中国画的题词，常常有画龙点睛的妙用。齐白石早年画一群虾，题曰：“鱼龙不见，虾蟹偏多。”又赋予这幅画更深一层的意义：不与画相转相映，文人与画家常合二为一。

画的种类很多，不止于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及民间绘画，还有西洋传来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漫画、版画、招贴画；也有东洋传来的画；有谁也看得懂的画，还有谁也不敢说看得懂的画。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日新月异

异。文人呢？分类就更多了，不但有传统的诗词歌赋、诗曰子云、之乎者也的专家，还有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戏剧、戏曲等作家，和各部门专业的学者、教授、理论家。他们与画和与画家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确是个令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也正因此，出版社约我们编一本文人对绘画的评说文集，这个想法很新颖、开阔，我们便欣然应下来了。这个集子征稿期不过一两个月，约稿函尚未发完，便承各地朋友纷纷赐稿。有站着写的，有躺着写的，有追着写的，有从国外赶着寄来的，各申论见，各叙所怀。这就表明现代文人与画、及与画家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无间了。文章不但文采流动，立论也是辉映理趣，有的还提到许多书画友人的轶闻趣事，更为人们所乐知。

书名《说画》，意为雅谈，上天下地，淋漓尽致，表现出洒脱自然的气氛。说者自得其乐，读者广识其闻。当然，这种编法，不是首创，半个世纪之前陈望道先生所编的《小品文与漫画》，已是先行，不过，现在有所发展，这个小集也许更具新意而已。

我们愿意把这个小集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不吝赐教。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文化界名人说画论画雅谈篇章之合集。内容或讲画坛大师之趣闻逸事,或说名画名作之笔法意境,或论买画藏画之喜忧得失,更有记述学画作画之奇路怪法……所选篇章文采流动,所论之事洒脱自然。达到了说者自得其乐、读者广识其闻的境界。

目 录

老舍买画逸事·····	黄秋耘 (1)
中国画与中国文学摸象谈·····	钱仲联 (3)
看画与观化·····	周汝昌 (8)
门外话画·····	阮章兢 (12)
忆二宝·····	王利器 (16)
灼 见·····	苏 晨 (21)
学习画画·····	新风霞 (25)
关于两位大师的传说·····	钟 灵 (29)
索 画·····	姜德明 (32)
许麟庐的泼墨大写意·····	管 桦 (36)
摆摆龙门阵·····	巴 波 (41)
“久违”了 ·····	李琪树 (56)
我与画家的缘法·····	蹇先艾 (60)
心中有画·····	刘绍棠 (63)
黄宾老见贻山水立幅叙·····	吕 剑 (66)
忆林夫·····	林斤澜 (68)
画 石·····	郭 风 (73)
学画与藏画·····	苏金伞 (76)

长胡须的“振铎神鹰”	碧 野 (81)
记唐云	杜 宣 (84)
齐白石与挂历	李滨声 (87)
画苑春秋	
——1979年~1984年编辑手记 ...	黄 赞 (89)
一个建议	萧 乾 (102)
画中情	陈登科 (108)
门外乱说“画”	沙叶新 (112)
日本漫画二题	林 林 (116)
什么是画	苏叔阳 (119)
我和书画的因缘	徐 放 (124)
藏画小记	王 琦 (129)
张大千消夏听鹂馆	李克非 (132)
《狗爬径》入画	单 复 (136)
孩子笔下的外星人	叶永烈 (140)
藏画六记	韩 羽 (143)
读 画	叶君健 (145)
齐白石叫多读书	闻 山 (151)
《湘君图》和对它的评语	胡絮青 (154)
南粤艺苑数风流	芦 荻 (156)
门外琐语	杜 埃 (159)
学画 买画 失画 还画 献画	钱君匋 (162)
遗憾与欣慰	邹荻帆 (172)
“画怪”李铁夫	傅天仇 (177)
画事二则	袁 鹰 (179)
无题有感	王朝闻 (182)
冰庐失宝记	常任侠 (184)
画人画事	车 辐 (201)

回忆诗画家闻一多先生	王熙民 (206)
一幅国画杰作的损毁及其他	陈封雄 (210)
永远的吻	冯骥才 (213)
台北故宫看画小记	冯骥才 (216)
存之天下	黄宗英 (219)
不画而画	徐城北 (225)
挂 画	高洪波 (231)
文人赞咏中的民间铁画	吴泰昌 (234)
花鸟画	甲 乙 (236)
门外说画	何志云 (240)
弗鲁贝尔：被折断的天魔的翅膀	徐小斌 (244)
漫话华君武	老 烈 (248)
岭南画苑花干树	韦 丘 (251)
艺术珍品 难得一见	舒 展 (261)

老舍买画逸事

黄秋耘

老舍先生是个著名的作家，他的夫人胡絮青是个著名的画家。老舍先生的书法颇有功力，但绘事非他所长，我也从未看见过他老人家作画。

1960年春夏之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指定郭小川同志和我去帮助老舍先生起草一份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长篇报告。由于老舍先生是满族人，这个在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上的报告是非由他来作不可的。

这项工作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之久。我们每天都在东城丰富胡同老舍先生的寓所里讨论报告的提纲和对每一部重点作品作出评价。当时郭小川同志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职务，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到后来，在拟定了提纲之后，他就很少来参加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老舍先生的书斋里埋头读书，写好了读书札记，然后向老舍先生汇报。如是者大概有三、四十天之久。

有一天，老舍先生去逛东四隆福寺（后来改名为东四人民市场），兴高采烈地抱着一轴国画回来，一进门就说：“今天可买到一件难得的宝贝。”他打开画卷让我看，原来是一个老画家（我仿佛记得，好像是陈半丁先生）画的一幅国画，送

给吴祖光同志的。吴祖光同志自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就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唉！祖光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像曹雪芹晚年那样‘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景况了。要不然，新凤霞不会把人家送给他们的画都拿到旧货摊上变卖换钱的。将来有朝一日，假如祖光能够活着回来，我把这幅画还给他，叫他高兴一阵子，这该有多好……”老舍先生说得有点凄凉，感情激动，连眼眶都微微发红了。突然，他又觉得话说得太多，恐怕有点“失言”。在当时，同情“右派分子”，也许还构不成多大罪名，但是总有点不大妥当，甚至会让领导上对你有看法。哪怕像老舍那样的一个大作家，对此也不能没有顾虑。为了使他放心，我就坦率地说：“请你老人家放心，我在你家里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都绝对不会对外人透露一丝半点的。”他这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感，自我揶揄地笑道：“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知道这幅画后来的下落如何，有没有送还给吴祖光同志，即便送还给他，说不定在十年动乱中也早已灰飞烟灭了。以后我见到吴祖光同志，也不便再提起这件使人黯然神伤的往事。

老舍先生买画固然是一件小事。但他这种仗义的精神，对朋友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情谊是永远铭刻在我心灵上的，而且成为我立身处世的楷模，待人接物的准则。我自己大概也是个具有“古典色彩”的人，虽然我的年龄比老舍先生将近小20岁。

中国画与中国文学摸象谈

钱仲联

画与文学，这一对孪生姐妹，血脉贯通，有它共同的特点和相互的影响。艺术与文学，都不是孤立的，横向间必然会渗透与融化。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中提到上层建筑的“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又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信中提到“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时，指出“它们又都互相影响”。中国的画与文学，是在神州大地上扎根、茁长、开花、结果的，具有中国的特色。这里，大有探索的天地。我以文人谈画，难免盲人摸象之讥。下面就几个重要问题，简要地说说，只能算是向行家抛砖引玉。

第一，画学理论与诗学理论的关系。

1. 画禅说与诗禅说，包括神韵说、画品说在内。画家以唐人王维以下为南宗，是取义于佛教禅宗的南北宗之分，南宗画重在清远、高逸，取象外之神。王维是信南宗禅的，直到明代南宗画家董其昌，还以画禅名其室，大谈南宗画。而诗家自宋以来，即大张诗禅之说。江西诗派韩驹《赠赵伯鱼》诗说：“学诗当如初学禅”；吴可、龚相、赵蕃都有“学诗浑似学参禅”的七绝；此外，曾几也说“学诗似参禅”；葛天民、戴复古等诗中都有诗禅语，诗禅之说几乎成为南宗流

行的口头禅。至严羽《沧浪诗话》出，以禅说诗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谓“论诗如论禅”，区分什么第一义、第二义，强调妙语，“妙处莹彻玲珑，不可淡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至清代王士禛，继承严说，谓“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摩得髓，同一关捩”。特别是他在《池北偶谈》里，论诗禅与画禅一致之理，说：“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可见此派宗旨。

2. 神韵说。与诗禅说亦有骨肉关系。画家有神韵一语，早见于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之《第二品》。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至于以神韵论诗，明人胡应麟、陆士雍、王夫之都说到，含义不尽相同。主张诗禅说的王士禛，始阐明其说，早年专选《神韵集》，后来选《唐贤三昧集》，也是提倡神韵。

3. 画品说。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分画品为逸品、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居诸品之上。诗家南宗论者王士禛《分甘余话》，也举李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几千里”两诗为例，以为“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相反，陈衍《近代诗钞》评金天羽诗却说它“才调纵横，在画家为能品”，便是以褒实贬。

4. 气韵说。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这是画论家用这一术语之始。荆浩《山水画诀》也说王维画“气韵高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进一步作了详尽的理论阐发。诗论家通此理以论诗。在《韵语阳秋》、《昭昧詹言》等论诗著作中，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中，阐述得更全面，更深刻。

5. 境界说。境界一词，来源于佛经，如《无量寿经》、《华严经梵行品》中都有。画论中使用此词，如盛子履《溪山卧游录》说苏轼题吴道子画所说：“是何等境界”，又说杨两亭《霜林红树图》“非红尘所有之境界”。境界又单称为境，是同义语。最早提画境的是唐画家张璪。明人顾凝远《画引》中说：“气韵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宋迪工绘山水，达到“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诗论家论境界或境，即本之于画论。王昌龄《诗格》说：“诗有三境。”皎然《诗式》说“取境”。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思与境偕”。王世贞《艺苑卮言》屡言及境界。王士禛《香祖笔记》说：“‘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叶燮《原诗·内篇》说“神境”，又说境界，直至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把境界说提到更新更高的水准。周颐《蕙风词话》，也谈境界、词境。而诗界革命派则从另一角度论境界，黄遵宪要写古诗中“未辟之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谓“公度之诗，独辟境界”、陈三立之诗“境界自与时流异”。不难看出，画论家与诗论家境界说的沆瀣一气。

6. 人品修养与诗画的关系。画与诗都是作者精神的体现，画论家因此极重视人品。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焉得不高。”文徵明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李日华说：“点墨落笔，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淡泊。”画论如此，诗文论也何尝不然。陆游《傅给事外制集序》说：“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何绍基《使黔草自序》说：“涪翁（黄庭坚）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郑珍《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说：“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贍乃相济。……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著名的画家诗人，

立身品概，卓绝千古的不少，这里就不举例了。

第二，诗画的时代精神。

文学家的作品，体现其不同的时代精神，这个道理，可以说今人都已了然，我不再详说，现在谈画的时代精神。开元全盛时期，画家韩干画马，以肥著称；周昉画美人，不是弱不禁风，而是丰硕健美，也以肥著称。李思训画山水，楼台金碧，一片富丽气派。这和同时代李白、杜甫大气磅礴的诗篇，所谓“唐音”、“盛唐气象”，精神完全一致。五代蜀国滕昌祐画牡丹、黄筌画工笔花鸟，体现天府之国的奢华景象，它与主要是蜀中词人所写《花间集》的词风相通。南宋偏安南方，画家马远写残山剩水，号马一角。而诗家如杨万里“四灵”写的也大都是小山小水，缺少雄伟之观。南宋亡国，于是遗民龚开画马，瘦骨如山，郑思肖画兰，着根无地，倒悬空中；而诗家如谢翱、林景熙，词家如蒋捷、张炎、王沂孙所写的也是一片亡国哀音。明末遗民石涛和尚的画，郑燮说他“墨痕无多泪痕多”，与他同时的遗民诗词，也是斑斑血泪。时代精神，同时体现在画与文学作品中。

第三，诗家题画，画家与诗意。

杜甫、李白集中有大量为人题画的名篇，韩愈有题《桃源图》诗，李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一直到清人钱载、王右曾、何绍基、沈曾植等大家名家诗集中，此类佳构，不胜枚举。反过来看，画家也有不少写诗意之画，如顾恺之有《洛神赋图》，算是最早的。王维曾写孟浩然“挂席几千里”诗为图，以后，南宋马和之有《毛诗图》，明代沈周画欧阳修《庐山高图》，周臣画杨万里“亲看儿童捉柳花”轴，文徵明画“兰亭集序”图，仇英画李白《宴桃李园序》图，董其昌画《盘谷序》图，陈淳画《前赤壁赋》图，陈汝言写孟郊《游子吟》意为《诗意图》，明人还有为唐诗作诗意图的专集

子，明人刊小说戏曲，也有许多插图。清初萧云从画《离骚图》，可算是画与诗互为服务，相得益彰。

第四，画家为文人画像，文人为画家树碑立传。

画家为文人画像，著名的有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明朱约侏《屈原图》，东坡、渔洋，都有画师写的戴笠图，文薰殿圣哲画像中的文学家画像，《清代学者象传》中的画像，数目是大量的。而文人也为画家树碑立传。如明代袁宏道写《徐文长传》，清代王峻写《徐先生枋传》，邵长蘅写《八大山人传》，恽敬写《恽先生格家传》，郑方坤写《板桥诗钞小传》，吴锡麟写《罗西峰墓志铭》，黄丹书写《明经二樵黎公行状》，黄沛写《姚复庄先生墓表》，邵懿辰写《戴文节公行状》，顾寿楨写《汤将军传》，蒋敦复写《汤将军行略》，汪曾唯写《费丹旭传》，就手边有的材料，略举这一些。其余散见于史书地志，不属于私人写专篇的，就不提了。

第五，画家与文学家一身兼任。

《东坡题跋·书摩诘蓝关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就是两位一体的典型。宋代，如文同、米芾，既是画家，也是诗人。元代倪瓒，诗工不减其画。明代唐寅、沈周、文徵明、徐渭诸画师都工诗。清代王时敏、恽格、郑燮、金农、黎简、姚燮、戴熙都工诗，黎、姚二家，更是诗中名家。近代吴昌硕，既是画苑开风气的划时代人物，其诗被陈衍《近代诗钞》称为“缶庐出，前无古人矣”。已经逝世的今人吴湖帆，工填词，张大千能诗。而著名词人与宋诗派代表诗人夏敬观，又是世所周知的名画家。

以上从五个方面，说了些门外汉的话。贻笑大方，聊资谈助。

看画与观化

周汝昌

我看画，有个怪脾气：先看绘者的题字，后看他的画图。倘若我见他那题字的词句与笔迹都太不像样，以至很糟糕，我就连他那画也再不看了。

这叫什么道理？说来并不离奇。你想，一个中国人，连汉字语文都不大通顺，连汉字书法都不及格，这种基本文化素养都欠缺的人，他能画出令人称赞、值得玩赏的画来？你若是对我说：世上多有那样的人呢！我是敬谢不敏，不会相信的。

俗话说得最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画看字，都不可以只着眼于“热闹”，而一般“文化市场”，则大抵以“热闹”定身价。几笔“大抹”，一片“假大样”，毫无法度、意度；运笔之妙，境界之高，韵味之厚，神采之俊，一概不见，只凭那点儿吓唬外行的“热闹”来动俗人之耳目，收外国之利名——这样的画，不是绝无仅有。名头大得很，可我不想看。

画点儿山水，一片乌烟浊雾。画点儿花鸟，一片搓杆粗俗。画个人物，满脸拧眉弩目，撅脖扭胸。画件衣服，踢里拖拉，活像叫花子披着破麻袋片。——凡此，自以为高，大行其道，我也不敢看，看上一眼，不舒服好半天。